便崇拜父親，但她並沒有受鼓勵，成爲一個女演員。費女士說：

「我父親鼓勵我，無論學什麼，要成家，不要成匠，要向高處去，須知藝術的領域是永無止境。

因爲我父親的這一番話，使我在從事歌唱生涯以來，從來沒有想到去討好，只有一心一意去追尋，從來不敢滿足，我接受意見，但並不在乎他人的毀與譽，因爲我知道要學的實在太多。」

當她進入南京音樂學院時，主修的是鋼琴，因爲手的形狀太纖細，自覺不足以成爲一位天才的鋼琴家，後來才改學音樂，她回顧自己這二十多年來，印象最深刻的演唱會時，仍然禁不住回憶起第一次演唱，她說：

「當時，父親在醫院中，而我仍是一個小女孩子，我一向是躲在父親背後的一個羞怯靦覥的女兒，突然之間要面臨舞台觀衆，而父親特地向醫生請了兩個鐘頭的假出來看我，他坐在台下，我知道他在那兒，他知道女兒已長大，我當時心中很驚慌，但一直用他的話鼓勵我自己，我希望他引我爲榮，正如我一直一直以他爲榮。」

那是一次成功的一鳴驚人的演唱會，當費明儀把台下的掌聲拋在身後，奔回後台時，已撲在父親的懷中，不久，費老先生去世，費明儀也開始了另一頁，一個在舞台與音樂演唱會上成熟的歌唱家。

不久，她到法國求學，在那裡成長，她告訴我們：

「在法國那幾年，是艱苦的，現實的生活要面對，要眞正的獨立，生活及學習，我不斷的吸收，不斷的鼓舞自己，我覺得雖然苦，但生活得很豐富。」

說到她的歌唱藝術，費明儀認眞地說：

「對於上台唱歌，我承認在開始的階段，我無法克服那種驚懼的心理，但是，後來，它變成了一種等待。

那種等待是因爲自己逐漸發覺到自己的責任，那不是一個人的事，是一種演唱以外的表現，一個歌者要把藝術表達，與台下打成一片，引起共鳴，不是看反應如何，不是只要求掌聲，而是一種責任。」

因爲這樣，所以費明儀，不太像一些獨善其身的藝術家，她成立了費明儀合唱團，訓練對歌唱有天份有興趣的年輕人，他們的年齡平均在25歲到30歲之間，她希望透過合唱團，把中國音樂介紹到年輕的人羣中，她認爲藝術不應該是在象牙塔裡面，應該走入人羣，她更希望有系統的將中國音樂整理，保留，使中國的藝術歌曲有一個統一的路線，使中國人有自己的歌，每個星期六的下午，是她與費明儀合唱團的成員一起練歌的時間，她形容這是一種分享的快樂。她一點也不覺得時間被佔據。

1977年香港崇德分會成立，這是一個婦女活動團體，每一個行業，只有一位代表被邀請參加，在成立之前，有許多準備的工作要做，而她也理所當然的成爲首任主席。這與她那「藝術與社會不能脫節」的理論符合，而且，能有機會與不同行業不同工作崗位的女性在一起，她認爲很有意義，從一九七七年到現在，香港崇德社也做了不少社會服務的工作，每一年，她們有一個主題，從青年服務，老年照顧到響應兒童年，她們把受心與關懷推廣到一些不爲人所注意的角落，從舉辦展覽到訪問找資料，問題的根源，喚醒社會人士的注意到捐款、籌款慰問，設立獎學金，崇德社每一年都全面地進行，努力，設法，這些年來，做了不少實際工作，成果輝煌，因爲，費明儀一再强調：

「藝術是要走到人羣裡面去，要發揮那種溫暖與愛心。」

費明儀說到她最幸運的是婚姻，她形容自己的丈夫是一個：

「最能欣賞，最了解，最體諒的男人。」

所以，她從來沒有面臨過一些職業婦女事業與家庭不能兼顧的煩惱，相反的，更能得到鼓勵，現在，她的兩個兒子均已長大，她的時間更充裕，而她自己也更能分配屬於自己的時間。

費明儀仍然有她十足女性化的一面，譬如，她喜歡自己設計演唱時，或赴宴的服裝，一襲旗袍的花邊 ， 配搭與披肩，均出自她的匠心獨運，她欣賞美好的人物與事物，而她所喜歡的顏色，如紅、橙等，也全是溫暖的顏色，當她唱那首韋瀚章配詞的「泳中田苗」

「……你嘔啞嘹亮，幻化無限神情。那奇妙曲調，令人鼓舞，幽暗處重見光明。豪放的音響，妙趣橫生」不正是她個人的寫照？